

《王子復仇記》 漂洋過海來看你

繼《馴悍記》、《仲夏夜之夢》後，倫敦莎士比亞環球劇場第三次訪港，於本周末為香港觀眾帶來《王子復仇記》。簡易搭建的舞台配上自然的燈光，不同國籍、種族的演員快速在不同角色間靈活切換，再加上現場穿插的音樂演奏，一種質樸清新的感覺撲面而來。平時見慣了舞台「大場面」的香港觀眾，正好可以從誇張炫目的聲光效果中解脫出來，喘喘氣，重新細味莎翁的經典文本。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主辦方提供

舞台簡單戲味濃

莎士比亞環球劇場一直致力於研究莎翁的作品，其對莎翁劇作的演繹常被形容為「原汁原味」。可到底甚麼才是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亞呢？對於劇場現任藝術總監 Dominic Dromgoole 來說，所謂的原汁原味也許並不在於完全拷貝莎翁當年的劇作細節，而在於讓演出回歸劇本與演員本身，在這一前提下，改編盡可以不拘一格。

前年，環球劇場的《馴悍記》來港演出，就讓觀眾體會到這種創作風格的魅力。演藝學院歌劇院中硬件條件優越的舞台上，只簡單支起一個帳篷，模擬出草地上演出的隨性感。燈光設計更是簡單，基本就是模擬自然光的照射。但演出的改編卻十分新穎有趣，用全女班的陣容反轉原著，八位神采各異的女士在帳篷中穿進穿出，快速在不同角色間切換之餘，更包辦現場音樂演奏與演唱，功底之扎實、細節之豐富令人印象深刻。全女班上陣，這改編可說是十分「現代」，但演員的表演功底與成熟的台詞處理卻十分到位地呈現出原著中的各種錯摸與戲謔，觀眾哈哈大笑之餘，對於莎翁的文本又多了一層體味。

這次的《王子復仇記》仍然延續了這種看似清爽簡單，實則復古嚴謹的風格。劇作全名為《Globe to Globe 王子復仇記》（Globe to Globe Hamlet），一開始便設定了走遍全世界的宏偉巡演計劃。Dominic Dromgoole 曾說，巡演的目標就是為了在多元的場地與更多的觀眾見面，他更指出，早在1608年劇本完成八年後，《王子復仇記》就已經遠赴也門，在輪船「Red



《王子復仇記》

時間：9月4日、5日 晚上7時30分
9月5日、6日 下午2點30分
9月6日 晚上7時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Dragon」上公演。「莎士比亞劇作能娛樂及啟發身處任何地方的所有人，世上不應有任何國家或人因為環境不許可而無法欣賞《王子復仇記》。」

於是從2014年開始，劇團踏上這瘋狂的旅程，由12個演員、4個舞台經理所組成的小團隊漂洋過海、穿州過省，帶著哈姆雷特橫跨五大洲，至今已走過198,880公里、128個國家，其間所造訪的場地五花八門，有野趣盎然的村莊廣場，也有美輪美奐的國家劇院，甚至連皇宮與海灘都留下他們的腳印。

為了巡演方便，演出採用易於搭建的活動式舞台，服裝道具摺棄華而不實的繁複設計，演員更要身兼數職，一人分飾多角。劇團的監製 Tamsin Meht 就說，巡演中意外多多，團隊早就練出一身本領，迅速因地制宜解決問題。箱子不見了，就拖來椅子和凳子代替；背景幕布延誤到達，乾脆扯來防水油布用上。「這個演出最重要的是故事和演員，不依靠技術把戲和噱頭。我想，我最喜歡的道具變化，大概要算是那次用小孩的台球桿來替代劍了。」

香港演員 一人飾三角

演出的演員團隊十分國際化，其中唯一來自亞洲的演員是梁穎嫻（Jennifer Leong），香港立法會議員梁家傑的女兒。她從小就對表演入迷，中學選修英國文學，後來到劍橋大學修讀政治、心理學及社會學，畢業後又曾在倫敦 Central School of Speech and Drama 進修劇場演出，2012年就曾參加莎士比亞環球劇場所主辦的

Globe to Globe Festival。

入選參演《王子復仇記》，Jennifer 直言十分興奮。在劇中她將分飾三角，分別是王子的愛人 Ophelia，與另外兩個男性角色。不僅跨角色更跨性別，有很大的發揮。「你會發現每位演員都會飾演數個角色。由於換裝的時間有限，有時候，可能戴個帽子或是換一件外套便變成另外一個角色！」她也覺得這版《王子復仇記》十分特別：「最主要的分別是莎士比亞環球劇場本身的演出場地是室外，因此演員及觀眾們將會處於同樣的環境及光線下。這意味着兩者可以真正看見對方，演員可向觀眾作出即時反應，有真正交流的機會。在巡迴演出時，就算是室內場地，我們特意將燈光保持在觀眾區的上方，從而維持這個交流的關係。劇場亦着重原文及莎士比亞的遣辭用句。由於希望觀眾可以自己對莎劇進行探索，劇本不傾向加入太多現代的元素及演繹方法或覆蓋太多訊息。」

隨劇團走過一百多個國家，Jennifer 坦言最喜歡東非及肯尼亞首都，「我有位中學同學住在肯尼亞，和她闊別七年之久，演出時在想她會看到我表演，感覺好特別。另外，比較深刻的是加勒比海一帶，山明水秀，地方十分美麗。劇團亦去了非洲、美洲、歐洲。不同地方的觀眾對此齣莎劇的反應均有分別——非洲觀眾特別熱情，演出時好喜歡和身邊朋友傾偈談論，會有即時反應。相反，可能文化不同，歐洲觀眾比較靜，覺得應該全神欣賞演出，反應比較內斂。」香港觀眾的反應又會是怎樣呢？

■巡演中的《王子復仇記》因地制宜搭建簡單舞台。



水晶看戲

莎士比亞環球劇院版《哈姆雷特》——老調重彈，亦有新意

英國莎士比亞環球劇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劇院之一，也是倫敦的必到景點。這個坐落於泰晤士河南岸的環形劇場，保留了莎士比亞時代最完整的劇場風貌、永遠在演出不同版本的莎士比亞劇目，成為全世界遊客和戲劇愛好者心中的「聖地」。其數十年來堅持帶領觀眾脫離現代戲劇聲光電等多重外在手段的影響，重新回到戲劇本身、回到表演本身、回到最質樸的現場交流狀態。讓大家能夠感受到莎劇，或者說戲劇，最原始而本真的魅力。

該劇院從去年開始，啟動了一項宏偉計劃——製作了一部由來自世界各地的演員共同演出的《哈姆雷特》（港譯《王子復仇記》），並在全世界205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真正的「世界巡演」，足跡遍佈五大洲。在經歷了456天、180,362公里、119個國家和地區之後，於2015年8月來到中國內地，在上海上戲劇院和北京國家大劇院與中國觀眾見面，之後也有計劃將造訪香港。

環球劇院這版《哈姆雷特》，以一種極其質樸的表演，重新發掘了那些屢屢被刪掉的大量台詞，並讓你明白莎翁的每句詞都不是白寫的，而且明白他真的不僅僅是個劇作家，他也是個詩人，因為所有的詞，是有韻律的。

我已經不記得自己看過多少個版本的《哈姆雷特》了，但這版來自莎士比亞環球劇院的國際巡演版《哈姆雷特》，還是讓我重新認識了這部已經在全世界被「老調重彈」了千萬次的經典。一個糾結而憂鬱的哈姆雷特不再是劇中的唯一主角，因為這一次的觀演，我重新認識了因整個世界坍塌而心神混亂的歐菲莉亞，感受到了她的痛苦與迷茫，而此前的她如同一個鄰家姑娘一樣單純美好；我在舞台上看到了一個心碎的母親，但在大部分其他版本裡她都僅僅被詮釋成一個僵硬、妖艷而冰冷的王后。

這版舞台上全場從頭到尾只有一個大白光的《哈姆雷特》，如果從舞美和燈光的角度而言，或許是我看過的最「簡陋」的版本，它簡化到極致的舞台運用，力求回到莎劇最原始的表演狀態。不僅僅是為了巡演的方便，即便是在倫敦的主場，這部戲也是在極其簡單的舞台上演出。幾塊布拼接的背景，在舞台上被來回倒騰的幾個箱子，變化方向拼接就成為城堡和床板的木條，拉過來扯過去的幕布和窗簾，都以最簡單的配置在舞台上呈現出來。

事實上，這一手段也構成了歐洲旅行劇團迄今一直沿襲的重要表演傳統，你很容易在《三個黑故事》、《契訶夫短篇》、《消失的地平線》這類劇目中看到這類手法的運用——不依賴巨大的舞台裝置和燈光、音效，僅僅依靠好的故事和扎實的劇本、強有力的表演，就能夠在舞台上實現和完成真正的戲劇。

像一塊舞台上的「化石」一樣，莎士比亞環球劇院版《哈姆雷特》讓你看到當代戲劇在最初起源時的模樣——全能型演員們在舞台上說學逗唱、聞歌起舞、台詞身段，樣樣皆精。他們不僅需要在同一天晚上一人分飾多角，還會在不同晚上的場次裡去演完全不同的角色，不同演員的詮釋會令當晚的版本與前一夜有着微妙的變化，譬如這次印巴裔的哈姆雷特王子怯弱羞澀，而黑人版的哈姆雷特驕傲輕狂。每個演員賦予了角色不同的質感，也讓觀眾像旋轉萬花筒一樣重新更換視角去體會這一作品。由此也想到一直以來我對莎劇最深刻的感受在於：在莎士比亞筆下，其實是沒有好人與壞人之分的，如果一台莎劇讓你看到涇渭分明的好人與壞人，那一定是排得太爛的一部戲。當你公平地對待每一個角色，會發現他們不過是被各自慾望與命運推着前行的普通人，他們身上的故事，可能在無數世代的其他人身上發生。

所以，哈姆雷特才會在臨終前交代他的朋友：記得把我的故事告訴他人。

■文：水晶



敢觀舞台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紐約華人社區的舞台表演生態

很多朋友都知道，紐約至少有兩個廣為人知的唐人街。歷史較悠久的是曼克頓區唐人街，俗稱紐約華埠。十九世紀末，面對着大量種族歧視和新的限制華裔工作選擇的法律，許多美國西岸的淘金華人，遷移到美國東岸來尋求工作機會。直到1960年代，移民紐約華埠的華裔以廣東人和香港人為主，所以主要語言為粵語，特別是廣州話和台山話。1980年代後，紐約華埠已超越舊金山中國城成為西半球最大的唐人街。另一個唐人街，則為皇后區的法拉盛（Flushing）。法拉盛華埠主要以中國內地、台灣移民居多，生活語言亦以普通話為主。人在紐約，不管踏足哪個唐人街，單憑目測都能強烈感受到華人遠比想像中的多。作為一名表演藝術評論人，立時便想到這些華人社區和族群，潛藏着怎樣的舞台表演生態呢？

上回筆者討論林肯藝術節2015觀後時，曾提及本屆藝術節的日本蜷川幸雄《海邊的卡夫卡》，幾乎把全紐約的日本人，都招引到林肯來觀演。這也意味着紐約這個文化大都會，不但有着林林總總舞台表演的可能，同時擁有多層次、多種族的觀眾群。因此，考察紐約表演藝術期間，筆者對於華人觀眾市場非常好奇：到底怎樣的舞台表演，才能吸引到外國人眼中很會賺錢、汲汲營營的旅美華人，成為觀眾席上的座上客？

暑假期間的曼克頓區紐約華埠，街上都貼滿了張震嶽和劉若英分別將在九月和十月演出的海報。前者將於皇后區的Colden Auditorium 舉行，後者則移師林肯藝術中心演出。根據張震嶽紐約兄弟本色演唱會的

主辦方Fancy Maker Entertainment表示，就着華人流行音樂市場的演出，一般會在紐約市周邊賭場附設的娛樂場舉辦，賭場甚至會參與選擇歌手的決定。大都以商演為主，如蕭敬騰演唱會等。與此同時，華人流行音樂表演市場，也有相對文靜、富音樂性的一面，如本年年初在林肯藝術中心演出的李宗盛音樂會，便是一次有着深厚人文、知性和以歌會友意味的舞台演出。文藝氣息濃重的劉若英，自然也與林肯氣質相當吻合。如此看來，Fancy Maker Entertainment把張震嶽紐約兄弟本色演唱會放在Colden Auditorium 舉行，便饒有深意。

皇后區是一處華裔人口正在迅速增長的集散地，區內另一華人社區Elmhurst 也在發展當中。Colden Auditorium 位於Kupferberg Center for the Arts，大概可容納2,000名觀眾，屬於中型表演場地，專門舉辦相對有個性的中型音樂表演，如Vox A Cappella、Brian Wilson 及Hiphop騷一類演出，市場定位類似於台北華山文化藝術區的Legacy音樂展演中心。主辦方Fancy Maker Entertainment在本年四月，便在這裡舉辦過台灣實力派唱將黃麗玲Alin的首個美國個人演唱會。張震嶽與Alin，也是台北華山Legacy音樂展演中心的演出常客，故此，張震嶽於本月十三日晚演出的兄弟本色演唱會落戶Colden Auditorium，就非常順理成章。

大部分聽眾對張震嶽的印象，都是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一系列充滿青春叛逆的歌曲。從《這個下午很無聊》（1997）、《秘密基地》（1998）、《有問題》（2000），蛻變到《OK》中《思念是一種



病》、《就讓這首歌》的成熟抒情，還有近年原住民音樂元素和價值觀的呈現，成就只此一家的張震嶽。張震嶽於2013年夏天發表的《我是海雅歌慕》專輯，獲台灣第25屆（2014）金曲獎年度最佳國語專輯獎。另一方面，張震嶽也是少數曾於美國長時間巡演的華人歌手。2003年12月19日張震嶽Free Night樂團，於美國好萊塢的大型連鎖音樂表演場所「House of Blues」演出，約十個月後（2004年10月）開始進行北美洲的巡迴演唱之旅「Kill Kitty Tour」，前往包括舊金山、洛杉磯、溫哥華、費城、華盛頓、紐約、波士頓、芝加哥、休士頓以及好萊塢的十大城市。

可以想見，紐約華埠表演市場豐富有趣，不但傳統戲曲演出長做長有，各種個性化表演亦遍地開花。紐約新近的另外一個華裔社區位於布魯克林的日落公園，從8大道上的39街至68街，被稱為「八大道」。此外，還有其他一些比較小的唐人街，分佈於Bay Parkway、Shepherd Bay及新澤西小鎮Edison等。假以時日，多元化的社區自然造就千帆並舉的舞台表演，精彩可期。

（作者為香港駐紐約經濟貿易辦事處 亞洲文化協會 獎助金得主。）

劇場重遇 《泰特斯2.0》

鄧樹榮戲劇工作室的《泰特斯2.0》，這周末與觀眾相約重遇在香港大會堂。該劇改編自莎士比亞的首個劇作《泰特斯》(Titus Andronicus)，講述羅馬將軍泰特斯被哥特女皇塔摩拉陷害，被迫走上復仇的不歸路。作品於2009年首演後，即被論者譽為近年香港當代劇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其後更於歐亞六個城市巡演，大獲好評。導演鄧樹榮在《泰特斯2.0》中將焦點回歸演員本身，大膽採用說書的手法，以形體劇場的方式呈現這齣莎翁備受爭議的名作。七位演員，在只有七張椅子的舞台上，在說書人與劇本角色間不斷切換，帶領觀眾開始一段劇場探索之旅。

時間：9月5日 晚上8時

9月5日 下午3時

9月6日 下午5時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